

鹅城春早

感觉年还没过完，天气还没转暖，春的气息已然扑面而来了。

大约立春过后，路边的一株株玉兰树就耐不住寂寞了。先是在枝头吐出一个个绿色的小绒球，不经意间，又冒出一个个紫色的花苞，仿佛初生的婴儿，露出新奇而鲜嫩的笑脸。又似豆蔻年华的少女，似笑非笑，涩涩含羞。恍然间，当某一天红日初升，春风拂面时，我陡然发现，一朵朵紫红色的玉兰花已然娇艳欲滴，次第开放了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鹅城的春天，真

的要来了。

雨水过后，当我再次经过东江大桥时，我看到两岸的木棉花已然火红一片，宛若一条饮卧东江的火龙，又似一条红色的丝带，在一片蓝天白云下，在碧绿的江水之上，翩翩起舞，美不胜收。这让我在心中，犹如燃起了一团火，顿然兴奋起来，更让我想起毛泽东在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一诗中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”的豪情壮志来。看，春天的脚步已然临近了。

过了两天，我和爱人外出买菜，发现院子里的一株桃树

依稀开出了粉红的花朵。爱人尤其爱美，马上嚷嚷着要去红花湖看桃花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在上班的路上，无意间发现，路边开出了几朵黄绿色的花朵。仔细一看，那不是黄花风铃木吗？我想，那片位于三栋镇的百亩黄花风铃木，定然已是金黄一片了吧。于是，乘着这个周末的早晨，我拉上了爱人，满怀期许地直奔三栋镇竹仔园而去。

车子穿过金山大桥，绕过奥林匹克体育馆，很快来到竹仔园花海林场。果不其然，抬眼望去，河堤下的大片黄花风

铃木早已花枝招展，一片金黄。步入林场，我牵着爱人的手，沐浴着温煦的朝阳，轻拂着凉爽的春风，聆听着来自四面八方游人的谈笑和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，漫步于无边的风铃木林场，我仿佛游弋在一片金色的海洋里，陶醉于沁人心脾的花香中，不禁让人眼花缭乱，心旷神怡。

走出花海林场，我看到道路左侧的农田里，三三两两的农人们正在平整田地。也许，正应了谚语：“惊蛰春雷响，农夫闲转忙。”而道路右侧不远的地方，一条清澈的

□单国伟

小河涓涓流淌，两只白鹭在河畔悠闲地散步，呢喃细语。接着，它们结伴而飞，在平静的河面上画出两个大写的爱心图案后，浅唱低吟着向天边缓缓飞去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，也仿佛变得轻盈灵动，魂不守舍，随着这对白鹭远走高飞啦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忆江南·江南好》诗云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说的，大概就是鹅城春早的一派壮美画卷吧！



山路

□马亚伟

工作前，拿出了一杯酸奶放在桌边。思考之时，顺便拿起酸奶，抄起旁边的管，使劲一扎。顿时，窗边懒洋洋趴着的小猫，“咻”地一下窜了过来，技巧娴熟地跳上桌子，顺势爬到我身上嗅我手边的酸奶。见状，我只得将她抱到一边，继续工作。哪想到她再次雄赳赳地跳上桌子，用前爪来碰酸奶。我顺势将酸奶拿起，猫咪见硬夺不可，便转换了策略，开始了可爱路线。只见她轻轻地哼叫几声，接着就响起了呼噜声，毛乎乎的小脑袋反复蹭我的手。这么一撒娇，直叫人顿生怜惜。

可惜，我看惯了她有求于我撒娇的样子，并未为之所动。这只小猫应该是受到了我看书时潜移默化的熏陶，学会了那其中的三十六计——调虎离山之计。只见她身子一转，走猫步迈向自己的玩具，围着我自顾自地玩起。我也放松了警惕，猛吸一口酸奶放在桌边继续工作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见我眼神不在酸奶处，一个箭步飞跃上来，舔了一口吸管。我移走酸奶，却见她吧唧嘴在回味刚才的胜果。扔掉吸管，我接着坐回来，此时暗暗下定决心跟她斗争到底。

她见我寸“睛”不离地守着酸奶，佯装强攻，直立起用前爪不停地碰我吸引我的注意，就势在地上来回扭动身体撒娇，还含着舌头发出喵喵声。我倦了与她的争斗，发动了自己终极武器，趁她不注意，将她关在了屋门外。她未曾料想到还有这样一招，安静了半晌，在门外喵呜喵呜地求助着，仿佛在说“给我一口吧”。

转而心软地上去看看她，只见她委屈地趴在门外，眼角泪汪汪的样子。我拿过来专门为她剩下的酸奶，看着她一舔而尽，轻微地摆动着尾尖享受着美味。吃罢，在我身边打了个滚以示满意，再也不顾及什么形象，躺在了我的手上呼呼大睡，任凭你怎样叫她，也不再理你。就此，馋猫的名号大震，在家里招摇撞骗，日渐圆润。

我惊讶于小猫的计策，也感叹于生命的造化。同它们在一起，心里感到怡然自得，坦然、安然，以简简单单的陪伴，度过温柔的岁月。

用一桌美食唤醒春天

□李坤

我说的山路，是那种原生态的山路，就是“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的那种。

山路狭窄，蜿蜒，却是山间醒目的存在。每座山中都有几条崎岖的山路，它们像是人们抒写的特殊语言，表达着对山林的热爱，也表达着与自然亲近的愿望。

山无法移动，而人的脚步可以抵达远方和秘境。想当初，人们初见一座陌生的山林，一定会觉得山中有一个神秘精彩的天地，自然引发了人们探寻的心愿。

山间密林丛生，怪石嶙峋，所有的生命都在山间野蛮生长，它们遵循自然之道，代代繁衍，山也因此越来越内容丰富。

这样一座山，藏着神秘的宝藏，藏着奇异的故事，

也藏着不易察觉的危险。

不过，人类是这个星球上的勇士，没有

任何生灵比人更有开拓的勇气。

最勇敢的人最先进入山中，开辟出一条山路。草木遮挡，他们就伐木取道；怪石阻拦，他们就碎石铺路。

一条山路渐渐有了雏形。有人引领，后来人便会沿着前人的脚印继续往前走。

一条山路，走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变得平坦了许多。最初的山路，很短很短。随着更多的人不

断走进山林，山路一点点拉长，延伸到越来越远的地方。如果从远处看山路，就是一条曲曲折折的线。那些曲折，是人类走出来的一条探索之路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如今很多人喜欢对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。人对山的改造工程是繁复而艰辛的，人们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，一点点打通人与山连接的通道。人们在山中修路，修那种平整的石阶。人可以沿着石阶上山，如履平地。有的山上还有索道，想抵达山顶变得易如反掌。还有的山上有各种设施，人们想方设法进入山的领地，享受我为王者的征服快感。山间那些崎岖的山路被加宽，加长，走在上面确实从容了许多，不过也少了走走停停的乐趣。山被改造之后，大批量的人类驱直入，山有时候显出不能承受之重的模样。

当一座山原来的面貌，在人的干预之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，山就失去了最初的丰饶与神奇。所以我觉得，人可以与山亲近，但应该适当保持距离。亲密有间，才是最佳距离。我以为这是人与人、也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法则。

我喜欢在原生态的山路上

走。一座古老而简单的山，山上有弯弯曲曲的山路，看上去就有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”的美好诗意图。我走在山路上，吹着清凉的山风，感受到班得瑞的名曲《寂静山林》的氛围。鸟儿们在树枝上跳跃着，鸣叫着，它们不怎么怕人，有时还会冲着人叫，仿佛在说：“往前走吧，我为你引路。”我不由得微笑起来，踩着脚下的山石继续前行。山间的草木散发着清新自然的气息，它们跟平原田野里的草木不一样。山间的草木生存环境复杂得多，但这些草木已经完全适应了，它们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。有时你的脚下就有一棵倔强的小树，在顽强地择取仅存的土壤努力生长着。山间的每一块石头，包括山路上的小石子，应该都有千百岁了吧？走在山路上，是一次自然之旅，也是一次时光之旅。

山路弯弯，山路细细，山路长长。山路，就像是一首精炼的小令，平平仄仄之间都是古老的诗韵。这样的地方，才最适合安放心灵。我们与山，既可亲密相拥，又能保持适当距离。如此，大自然才会赐予我们更多美好。

缠绕在舌尖不离而去，给清淡的春日饮食增添点浓郁的香气。

路边，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马兰头，是春日餐桌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。翠绿鲜嫩的马兰头掐上一篮，洗净焯水，凉拌马兰头、香干马兰头、马兰头蛋卷、马兰头豆腐卷、金针马兰头、清炒马兰头、马兰头蒸白豆腐，清爽开胃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春天味道。

春食杞芽赛人参。淅淅沥沥的春雨，唤醒了灌从旧枝、老树干枯的枸杞枝，萌出绿茸茸的顶芽、新梢、嫩叶来。杞芽清炒、凉拌、炒鸡蛋、做杞芽汤，每一样吃法都会让你垂涎欲滴，赞不绝口。

与马兰头、杞芽并称“春野三蔬”的荠菜，是春天永远绕不过的野味。荠菜饺子鲜掉牙，咬开饺子一角，浓烈的春天气息瞬间锁住了每一朵味蕾，浓郁的荠菜香随着热气喷涌而出，鲜香满口。爽滑、鲜嫩、多汁，吸吮着饺子里

嫩绿的荠菜汁，鲜得连舌头都咽不下去，吃的过程可不能说话，生怕一张嘴那春色就会流泻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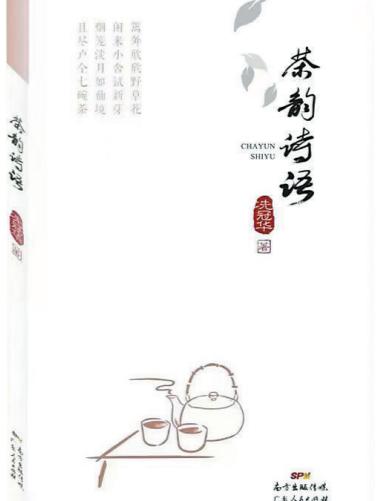
“三月螺，赛肥鹅。”东南风起，田螺便盘踞在岸边水草里，伸手随意摸上几把就够一盘。放锅内烀熟，用牙签挑出来尾部，螺肉丰腴细腻，鲜而不腥。和春韭炒上一盘，绝对是春日里不可多得的美味，鲜得最后连汤汁都能喝得精光。

尝鲜无不道春笋。春雨催笋长，才露尖尖角的春笋细嫩鲜美、口感脆爽。切成厚片或粗段，撒上一小撮枸杞，与猪肉一起小火慢炖，煮到汤白汁浓，肉质酥肥软烂，而笋依旧脆嫩清香。新鲜的春笋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滋味，人口鲜入心扉，回味甘甜，满口都是春天的鲜美。

这真乡间独特风味的美食，咬一口，舌尖上肆意地流淌着春日的浓情蜜意，一瞬间唤醒了整个春天。

「梅花香自苦寒来」——浅论《茶韵诗话》作者的热爱和坚持

□赵玉柱



拿到洗冠华先生《茶韵诗话》一书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司马迁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所以忍辱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”

司马迁忍辱负重，是要让自己扬名后世。那么，以洗冠华目前优裕的生活状态，他大可以像时下很多人一样，杯茶在手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。他却选择在青灯之下与古卷诗书相伴，到底为了什么？

我们知道，当下世界“故事”是主流，因为故事有两个重要因素：完整性和趣味性。它们降低了阅读的门槛。所以“故事”兴起以后，连一个多世纪以来占据文学主流地位的小说都被挤得靠边站，诗歌的处境可想而知。而古典诗歌因为遣词造句的严格要求，很多诗人已经玩不起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如果还有人数年如一日坚持阅读、写作古典诗歌，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——热爱。

此处的“热爱”有两方面含义：一是热爱生活；二是热爱诗歌。因为热爱生活，所以选择用诗歌表达；因为热爱诗歌，所以用生活来填充和点缀。

热爱生活的人，往往从生活的细节着眼，从细微处发现美、体会美、赞颂美。广州初春乍暖还寒，很多人情愿猫在家里，诗人却已经走上街头，“二月花城皆美颜，深红浅黛绝凡间”。沿街次第出新意，不让游人得少闲。”（《广州初春》）我在想，游人大概很少，诗人才可以把“深红浅黛”尽收眼底。目不暇接之际，大有孟郊登科后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喜悦。

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“家”都永远植根心底。连八十多岁

故乡的青瓦

□林婷

春雨绵绵，烟雨迷蒙，鱼鳞似的青瓦安静地斜倚于屋顶。万物复苏，青瓦的缝隙中多了些小花小草的陪伴，青苔悄悄地爬上了瓦片，屋后的竹子也冒出了嫩叶。

房檐下避雨的我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处清幽，记忆如昨，欢喜如初。

瓦是乡村的名片，亦是乡下人的挚爱。小时候建土坯房，村里人都用它来盖屋顶。即使在平常，每座房子后的屋檐下总存放着好几层青瓦。

泥瓦匠常来我家的土窑洞里烧青瓦，和我们小伙伴们时常好奇地看上好半天。

烧青瓦分为五个步骤：选泥、制瓦坯、烧窑、封火、洇窑。

首先选好柔软有粘性的黄泥，泥瓦匠一人边浇水一边踩泥巴，等到泥土软糯黏糊的时候，就用抹棍分割出长方形状的泥片。系着围裙的泥瓦匠小心翼翼地端着泥片，将泥片贴在无底瓦片的瓦筒上，然后用榔子沾上水拍打严实，用裁刀子刮掉多余的泥片，用钩刀钩出四条线，随后紧握瓦筒往内一收，瓦坯便取下来了。一个个陶罐似的瓦坯交错叠放晾晒在院子里，宛如一个个刚出生的肉粉的婴儿，煞是可爱。

几天后，瓦坯干了。我和小伙伴们帮忙将生瓦片排列好，用推车推到土窑洞旁。土窑装满后，泥瓦匠在窑顶盖上一层厚土，便开始烧窑了，前两天微火慢烧，到第五、六天时，从窑门口可看到瓦变得晶莹剔透。泥瓦匠就开始封火，窑顶四面填上土，密封起来，只留下排气孔。最后是洇窑，土上倒入几担水，水渗入窑内缓慢降温。

当瓦片冷却后，打开窑门，一片片青瓦如凤凰涅槃般跃

的贺知章退休以后，都放着长安的舒适日子不过，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坚决回乡走一遭。洗冠华当然也有这种情怀，他在《故乡怀旧》中写道：“人生何处最迢遥，故土馨香草未凋。躺着星辰云上过，任由蟋蟀叫通宵。”每次回到故乡，童年的画面就一幕幕在眼前掠过。作者认为“躺在禾草上看星星，是童年最放松最惬意的事”，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

作者不光热爱自然风光和生活细节，他也把同样诚挚的感情投向阡陌之中辛苦劳作的农人。“雨后湿云尚满天，邻家叔婶已耕田。衣沾泥水秋连夏，换得收成几贯钱？”（《题吾乡马兆（十三）》）农民在田间把头从春背到夏，秋背到冬，背上的汗衫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盘中之餐，粒粒皆是辛苦耕耘的果实。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《悯农》一诗朗朗上口，但其中的甘苦辛酸又有几个人体会到？

每个人都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感情，有人默默无言寄托哀思，有人约朋友小酌倾衷衷肠，有人疯狂购物舒缓郁闷。总之，因性格和情绪的差异，选定的表达方式千姿百态。而对诗人而言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……恐怕没有比诗更贴切的表达方式了。

但写诗比直接宣泄情绪要复杂得多，也艰难得多。贾岛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”卢延让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。”诗人大都有过“难产”的痛苦经历，如豆的灯光下，要熬掉多少根头发，才能挤出短短的几十个字？洗冠华也深知写作不易，成功不易。他在《与奋斗者共勉》中写道：“碧海蓝涛直涌天，孤帆远渡枉无边。中年心事如残卷，知否谁人著续篇？”这大概是他沉漫古诗中最真实的体会吧？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此中苦乐“可为智者道，难得俗人言也。”

前些年流行一首歌，其中一句词是：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”道理没有错，可惜远方的田野不光需要行走的脚步，还需要源源不断的干粮和沟通彼此距离的车票。而诗的确就在眼前，只要你足够热爱，足够坚定，它便与你互为知己，不离不弃。用诗人洗冠华的话来说，得意忘形时，它会警醒你；失意颓废时，它会提振你；迷茫无助时，它会鼓励你；畏惧动摇时，它会安慰你；消极萎靡时，它会警醒你。就此而论，有诗的人生是幸运的，爱诗的人必然也是幸福的。

青瓦用上几年后，人们便需要“拣瓦”了。当大人们提着撮箕攀着长梯爬上屋顶时，我和小伙伴们高兴地拍着手，眼巴巴地望着屋顶，大人们挨个拣出了破损的瓦片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如获至宝似的接过撮箕，选出几块成色好且较干净的青瓦，把瓦片砸成指头大小，反复地盘磨棱角。五颗瓦子儿为一副，我们人手一副，蹲坐在地上玩起了抓子儿游戏。

当雨在青瓦之上跳起了探戈，女孩子便躲在屋檐下，听雨与青瓦畅谈。春雨的“淅淅沥沥”，夏雨的“滴滴答答”，秋雨的“嗒嗒嗒嗒”。我们最爱听夏雨落在瓦片上那清脆的声音，欢呼着，跟着雨点儿的节奏哼起了歌。当雨水顺着瓦沟一路向下流到房檐，我们仰着头，伸出两只小手接住与瓦片畅谈后的雨点儿。

那些年，我们奔跑在青瓦之下，抓石子、弹玻璃球、跳皮筋、扇烟盒儿、跳房子。听着风裹挟着雨点儿和竹枝打在青瓦上“啪啪”作响，踮着脚站在院子里的石头上看着猫咪在屋顶自由自在地穿梭。青瓦之下的世界，我们迷恋不已，总在暮色降临、大人催促好几次后才肯回家。

故乡的青瓦，沉稳、素雅而静谧。如今的故乡，土窑周围已经长满杂草，泥瓦匠人也不复存在了，只留下残垣断壁，但房顶那历经沧桑的青瓦仍骄傲地屹立于屋顶，仿佛等待游子的归来。

清风带不走流云，流云却带走岁月。童年的那些慢时光，如此美好。